

大學翼真

七上

漢書門			
八	四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四	漢
冊	四	九	書
四	八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93	
冊數	8	(7)	
函號	274	43	



大學真卷第七

德清胡渭輯著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

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聞

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

或問下同

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耳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

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耳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人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

正心脩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錯了路

語類下同

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

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尙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

北溪陳氏淳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

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

勿軒熊氏禾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

此

虛齋蔡氏曰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太著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著力故訓作於字也

次崖林氏曰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懣雖同是一情然好樂忿懣等自是情之本然者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已有思慮作為非復情之本然矣所以屬之脩身

渭按喜怒哀樂心之用也纔發於中勢必見乎身而

加諸人但上章明心與身相關處故忿懣等俱就心上說此章明身與家相接處故親愛等俱就身上說其實四有五辟之病總出一根株欲除此病惟有察之一字更無他法親愛等與忿懣等微別存疑說是雙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

渭按誠意章好善惡惡就己身上說此章好惡纔是好人惡人蓋齊家為治人之始也未章以好惡推廣絜矩之意實發端於此辟則為天下僂亦只是偏到

極處耳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次崖林氏曰按此兩節只是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意在言外但說時須補此意章句家之所以不齊乃補意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語類

渭按上兩節俱是身不脩但未露至此直點出三字傳者立文簡奧其義徃徃互相備以上二章只如一

章忿懣等偏處就心上說非終不及身也親愛等偏處就身上說非與心無涉也視聽食以身之所具說不脩親愛等以身之所接說不脩皆是互相備讀者當以意會譬諸遊佳山水者眼光須放得尖長始足以盡橫嶺側峯之妙

右三節為一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玉溪盧氏孝孫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

綱舉此可該其餘矣

雲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尼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

虛齋蔡氏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二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故也

次崖林氏曰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尙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渭按上章只言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而所以脩身以齊其家者不知何道至此方說出孝弟慈三者如何尙可

彥昇按大戴立孝篇云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

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此係曾子語與大學此章首節之意相發明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次崖林氏曰如保赤子如字輕看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又曰心誠求之就接如保赤子說意謂康誥曰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爲之母者苟心誠求之雖不中其欲相去亦不遠矣然此心本是人所固有故自然能之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也慈幼如此孝弟可知矣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

渭按君子之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一是家國無二理一是人性皆善三者不假強爲此節舉慈幼以例孝弟養子不待學此慈幼之良知良能也孩提無不愛其親稍長無不敬其兄此孝弟之良知良能也興仁興讓之化所以不疾而速也故傳必推本言之心卽是明德人之所同得乎天故凡爲孝弟慈者無不可誠求而自中俗講以引如保赤子爲

證慈幼之通於使衆非也

彥昇按語類一條云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也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此皆朱子未定之論而俗講之所本也不必從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玉溪盧氏曰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

新安陳氏曰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

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

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

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

家一國之機與

虛齋蔡氏曰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

教成於國之效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

教之外更討箇效也

次崖林氏曰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

但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

是

渭按自孝者所以事君至一人定國只申明君子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却有三箇層次始言家國無

二理繼言孝弟慈皆人心之所固有至此乃言教成

於國之效然一善一惡兩兩竝舉似兼有致戒之意

不但著其效蓋感應之際其機甚速出乎此必入乎

彼教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易繫辭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

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與大學此段語意

正相似

身與家如形影之不相離纔說家便有身在內一家
仁一家讓是也纔說身便連著家有諸已藏乎身是
也故章內教人求人非人喻人等人字皆指國人不
兼家而言仁讓云一家貪戾云一人亦偶爾異文一
家中有一人一人中兼一家或問善積惡小之說不
必泥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
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

之有也

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
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
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
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
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
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
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
謂其專務脩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
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

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

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非諸

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

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

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

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

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

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

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

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

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

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

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

端景正原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

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

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

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

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

近世名卿之言曰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

有總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

大學章句 卷一
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
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
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
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
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
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
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
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
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
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

且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郵憚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
而始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
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問者光武乃謂憚善恕己量主
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啟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
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

謹哉

或問

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
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
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

語類
下同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是責人之恕
絜矩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

雙峰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
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
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
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
尾兩章互相發明

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
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
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在反求諸己為政

令之本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
人者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

虛齋蔡氏曰下宜其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
也

潤按或問以此節為刑于寡妻義亦可通但傳中所
舉人倫大概不及夫婦此所謂家人恐只是父子兄
弟其所以宜之者亦不外乎孝弟慈從蒙引作斷章

大學
卷七
三
爲是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
之也

虛齋蔡氏曰不是謂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足爲人
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足以法於人此所
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爲民之表也

渭按此章纔說身便連著家故其爲父子兄弟足法
不必指家人之爲父子兄弟者只就君子身上說而
齊家之義自在其中觀穆穆文王節君臣父子只在

文王一人身上說則此句可知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石九節爲一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
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鄭氏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
盡於此

孔氏曰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
義可了故廣而明之

渭按時講以絜矩爲平天下之道而不知其爲治國

大學章句 卷之七
三
之道百口一辭牢不可破故首揭注疏以正之治國
事多於平天下非俗儒所能解觀一部周禮可見

朱子曰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
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
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
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

語類
下同

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
人之政事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

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

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
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
絜矩正是恕者之事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
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
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
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
復言躬行化下之說

答江德功書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

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絜乃得其義文集

彥昇按絜矩二字他書罕見惟荀子云五寸之矩

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堂階而海內之情舉

積諸此者則操術然也數句與此章絜矩之義合

朱子言度物而得其方者言度物而得其心之所

同使各得其分之所願是為得其方蓋人心之所

同矩之所從生也度之而無不方矩之所由成也

渭按章句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

之不獲矣安頓在上三句與下一句接縫處人心之

所同承興孝與弟不倍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起絜

知之道此是教化與政事界限非國與天下之界限

先儒過泥所謂家齊而國治句遂於人心之所同添

出天下二字而以絜矩專屬平天下不知此國治只

就化之說尚有處之一半在必得絜矩之道而後治

國之功始全人心之所同仍就國人說不兼天下即

天下平矣句亦要其歸而言之非謂絜矩專是平天

下之道與治國無涉也自大全小註以及蒙引存疑

淺說無一不誤高忠憲云昭代以四書取士朱子註

義皆晦於講章今之說朱註者皆講章而非朱註也

誠然

天子之家與諸侯大夫之家本支蕃衍其爲家人者
衆矣苟無所以處之之方則彼我之間不得分願一
家之中未免偏陂其何以治國平天下故林次崖云
齊家亦要兼化之處之說可見絜矩之道家亦有之
如周禮畿內三等采地之制親王子弟百里爲大都
次疏者五十里爲小都次疏者二十五里爲家邑是
也但廣土衆民所以處之者更須推得周徧故特於
治國言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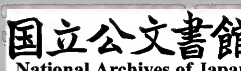
陸道威名世儀蘇州太倉人思辯錄云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
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故書中所詳止於

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則天下皆治矣

唐聞宣名靖同郡武康人四書辯似云平天下只是東西朔

南皆如吾一國之治故曰平其理非能更進於治國
古之王者但自治其畿內而推而放之耳玩此二條
可見平天下之道不外乎治國絜矩是王者自治其
國推之天下使諸侯各絜矩於其國便是平天下之
要道

傳自正脩以後俱兼二目而所重在上截正脩章重
正心脩齊章重脩身然皆反言以見意猶未詳盡至
上章重齊家則孝弟慈皆齊家之事此章重治國則



絜矩皆治國之事竝將下截縮在上截說時講錯會章句以治國之道爲盡於興孝興弟不倍而絜矩乃平天下之事於三句下輒補云一國之心如此則天下之人心可知自以爲界限清楚殊不知絜矩正是治國之道使王者不能絜矩於其國則畿內方千里之地民雖有興起之心而不能仰事俯育以遂其孝弟慈之願遑問天下哉自樂只君子以下皆推廣絜矩之意至末兩言國不以利爲利終不及天下則通章皆言治國之事無疑也蓋古者封建之世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天子自治其畿內而以其成法

布之於諸侯使遵行以各治其國非若今郡縣之天下尺土一民皆天子所自治也雖地有遠近國有大小人情不同土俗亦異中間不無變通之處而規模大略已具於此但須推得周徧耳文王所治止岐陽百里之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而又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此皆絜矩之道使民各遂其孝弟慈之願者也推而放之於三分有二之域不過如此卽武王克商之後所謂四方之政行焉者亦豈有外於此哉王畿是國合千八百國便

是天下除却絜矩更無二道故曰通章皆言治國之事而平天下自在其中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

語類

謂按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亦以

己對人言故謂之恕上下前後左右則盡乎人矣恕不足以盡之故不曰恕而謂之絜矩字義不同其為所惡勿施則一也

上下前後左右是形容均齊方正底樣子語本渾融節末切指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非治平之事而何無禮不忠交代官東西鄰是朱子比方說蒙引反因此謂所惡於上云云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何也觀章句絕無此意不可從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

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如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

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

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

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味先友太史范公名如圭文

公父韋齊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

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

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

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

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

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

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

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或問

同下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

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則雖
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尙何
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
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
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以此篇先後本末之意
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

夏雨蒼

澍

曰解此章者都被理財用人四箇字橫塞在

胷中因於君子有絜矩之道句要冒理財用人說渠意
以慎德五節言理財也以秦誓四節言用人也以孟獻
子二節言理財與用人合也澍請奉章句而闢正之觀

言悖節章句云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皆因財貨以明
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蓋慎德二節財貨之能絜
矩者也外本三節財貨之不能絜矩者也此五節內竝
無一言及於經費何謂理財且傳者之意正要人君不
庸心於財貨何反謂絜矩在理財則以慎德五節言理
財者無影之談也觀好人之所惡節章句云自秦誓至
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山之意蓋南山有臺好惡之公者也唯仁人節
申明之節南山好惡之私者也見賢二節申明之秦誓
節則先列可好之人如此可惡之人如彼而後下三節

大學章句 卷七
以好惡之當不當者承之也此四節固以用舍言但樂
只二節所言好惡原該得廣此特借用舍一事以明之
本意重在明好惡之公私不重在論用舍之當否則以
秦誓四節言用人者一偏之見也觀生財有大道節章
句云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
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
一意也所云皆一意者皆不必外本內末之意也則以
孟獻子二節爲理財與用人合者支離之詞也如是而
理財用人四字亦甚無足據矣且朱子又嘗總論一章
之旨矣其言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

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今細按之樂只二節言當與民
同好惡也慎德五節及楚書二節言不當專其利也秦
誓四節申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末申言不當
專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以下所言皆
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也蓋首節所言絜矩本指推此
孝弟慈之心言至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較說得濶
故是推而廣之也可見首節言孝弟慈當絜矩樂只二
節言好惡當絜矩慎德五節及楚書二節言財利當絜
矩秦誓四節申言好惡當絜矩生財至末申言財利當
絜矩何得將首節絜矩不切孝弟慈說一味虛冒後文

大學章句卷七
邪若首節絜矩當冒後文則樂只以下章句何不曰實指絜矩之事而曰推廣絜矩之意也此可想也且其誤又有二次言得失與末言得失是也如首言得失跟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來固世所共悉矣至次言得失俗都跟慎德五節說不觀朱子於言悖節已自結住明不聯惟命節在內而於惟命節則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又明與首言得失自相聯絡可知也末言得失舊皆跟泰誓四節說近日知其不可遂謂無上文可承不觀朱子於好人之所惡節又已結住明不聯君子有大道在內太大道節何嘗無上文可承章句云因所

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又明與首次兩得失遙相聯絡可知也朱子又云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明明提清三得失以發傳者丁寧警切之意何可混也破盡俗說悉衷章句庶不終晦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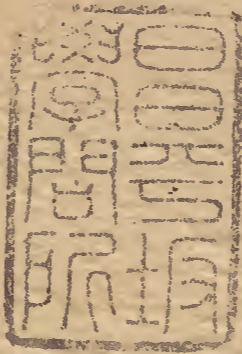
渭按俗解以理財爲能絜矩殊爲悖謬傳者方深戒外本內末財聚民散卽後嘗言及生財而其意亦不在財也章末又極言務財用之害義利之辯實凜凜焉如何反以財爲重而謂理財是治國之要務自有此說遂令言利之臣得藉口大學以蠱惑人主之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一泉邵氏曰秦誓所稱前一人民之所好也好其所好是為能好後一人民之所惡也惡其所惡是為能惡

渭按孟子故國章以用舍皆因國人可以為民父母則此節之好惡主用舍而言即孟子本文其明證矣況集註又全引此三句以解之乎故愚斷從二泉之言然愚意更有進於此者絜矩二字之義上節盡之矣而朱子以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為推廣絜矩之意者則必上節猶有所未盡故有待於推廣也若

如舊說以飽煖安樂為民之所好當與之聚之饑寒勞苦為民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此仍是仰事俯育一派話上節已足以盡之何必更煩推廣耶今試以所惡於上等句思之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之義不可以通諸用舍即與不專其利之意亦不甚相合故用舍財利必須就中抽出作兩大端反覆推明之而後絜矩之道始無餘蘊就本章觀之亦自明白不必引他書為證也且夫天下治亂之所由孰有大於用舍者乎凡人之性莫不好善而惡惡君子者民之所好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君子用則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矣小人用則奪其所欲施其所惡矣與聚勿施者
 政也進君子退小人者出政之本也言用舍可以該
 施聚而言施聚則不可以該用舍故必於絜矩中抽
 出言之也不專其利亦與所以處之者不同蓋財利
 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上之人取民有制無巧為法以
 奪之是為不專其利不然則先王之良法美意所以
 遂其孝弟慈之願者亦將名存而實亡矣故亦必於
 絜矩中抽出另作一項說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天師印

